

中国山水画通鉴

搜尽奇峰

上海书画出版社

梅清 石涛

主 编 卢辅圣
副主 编 汤哲明
编 委 王 彬
黄 剑
彭 莱
漆 澜
邵 琦

本书撰文 黄 剑

- 1 范山模水
- 2 三家鼎峙
- 3 一片江南
- 4 林泉高致
- 5 超以象外
- 6 千里江山
- 7 水墨苍劲
- 8 山外青山
- 9 托古改制
- 10 窠石平远
- 11 界画楼阁
- 12 湿墨繁笔
- 13 胸中逸气
- 14 幽涧潺湲
- 15 刚毅纵肆
- 16 吴门风规
- 17 院体别绪
- 18 城市山林
- 19 南顿北渐
- 20 云间秀色
- 21 苍翠无尽
- 22 貌写家山
- 23 溪山卧游
- 24 六法之外
- 25 搜尽奇峰
- 26 入纒大统
- 27 钟山烟云
- 28 皇輿揽胜
- 29 维扬异趣
- 30 奇园胜境
- 31 海上墨林
- 32 绍往开来
- 33 大朴不雕
- 34 江山多娇



中国山水画通鉴

搜尽 奇峰

文 黄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搜尽奇峰 / 黄剑撰文.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6. 3

(中国山水画通鉴)

ISBN 7-80725-263-4

I. 搜… II. 黄… III. 山水画—艺术评论—中国—清代 IV. 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18700号

责任编辑: 王 彬

技术编辑: 杨关麟

责任校对: 倪 凡

版式设计: 杨关麟

封面设计: 王 峥

中国山水画通鉴·搜尽奇峰

② **上海书画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 593 号

邮编: 200050

网址: 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sh@online.sh.cn

上海文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制版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965 × 635 1/16

印张: 8.5 印数: 1-3,000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725-263-4/J.247

定价: 35.00 元

前言

山水画是中华文明的独特产物。千余年来，它作为中国绘画的最大门类及其艺术成就的集中体现，作为中国人观照自然、阐释世界和承载其观念意义的一种重要方式，以鲜明的文化品格、丰富的表现形态，参与了中华民族艺术精神和人文气象的建构。20世纪以还，伴随着社会的巨大变迁，山水画的文化渗透力尽管有所削弱，但为其提供并不断滋养着后来人的价值和形式渊薮，仍然以其既作用于现实艺术情境，又作用于主体认知结构的双重效应，深深镌入当今时代。

《中国山水画通鉴》以图文相映的方式，对这部绚丽多姿的山水画发展史进行了较为完整而系统的梳理。从中展现的，不仅是山水画的发生发展过程，不仅是关乎山水画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流衍变迁轨迹，而且也牵连了山水画赖以存在的文化土壤，牵连了一代又一代需要山水画的人与山水画所构成的那层不断嬗变着的微妙关系。

为了方便阅读和使用，全书以山水画发展的时序为经，以价值形态的消长变化为纬，厘定成三十四分册，每册皆独立成章而又互为生发呼应。本书《搜尽奇峰》为第二十五册，主要阐述清初梅清和石涛的山水画艺术风貌。

目录

- 一 梅清石涛 5
- 二 才子烟云 25
- 三 笔无定姿 69
- 四 我用我法 105

一 梅清石涛

“文章千古事”是古代文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情结，这一方面是对自家文章手段的高度自信，同时也是对白纸黑字的所谓“盖棺定论”之说心存敬畏。除了王侯将相，毕竟只有极少数的“成功人士”才能够在官修正史上留下几行不咸不淡文字，既然指望不上太史公的一言九鼎，那么趁活着的时候请当世的文章高手为自己撰文立传，想必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如此既避免了自吹自擂的嫌疑，更可以凭借他们的生花妙笔“赢得生前身后名”。以下便是两位文章高手应邀为清初画家梅清和石涛撰写的传记文字：

渊公，名家子，生长阀阅，姿仪朗秀，有叔宝当年之目。其时插架万卷，歌呼自适，酒徒词客满座。已而遭乱家落，弃举子业，屏迹家园，窜身岩谷，郁郁无所处，始出应举。驱车而北，再上春官不得志，往还周览燕齐梁宋之间，游接日繁，而其诗凡数变，其始，年壮气盛，叱咤成篇，久之，日见不足，杯罢夜阑，辄取旧所为讎校删过半，所存赠答诸章，盖重友生之义，而其间沉湎缠绵之意，则

见之崎岖丧乱岩栖旅食者为多。读其诗可考其时、征其地焉。咏歌之余，间作墨画，下笔盘礴多奇气……梅氏诗盛自都官，渊公之所以若此，固宜克称其家也。^①

大涤子者，原济其名，字石涛，出自靖江王守谦之后……年十岁，即好聚古书，然不知读。或语之曰：“不读，聚奚为？”始稍稍取而读之。暇即临古法帖，而心尤喜颜鲁公。或曰：“何不学董文敏，时所好也。”即改而学董，然心不甚喜。又学画山水人物及花卉翎毛，楚人往往称之……怀奇负气，遇不平事，辄为排解；得钱即散去，无所蓄……是时年三十矣。得古人法帖，纵观之，于东坡丑字法有所悟，遂弃董不学，冥心屏虑，上溯晋魏，以至秦汉，与古为徒。既又率其缁侣游歙之黄山，攀接迎松，过独木桥，观始信峰，居逾月，始于茫茫云海得一见之，奇松怪石，千变万殊如鬼神不可端倪，狂喜大叫，而画以益进……其诗奇峭惊人，有不可一世之概……又为予言：平日多奇梦，尝梦过一桥，遇洗菜女子，引入一大院观画，其奇变不可记。又梦登雨花台，手掬六日吞之，而书画每因之变，若神授然……生今之世胆与气无所用，不得已寄迹于僧，以书画名而老焉，悲乎！^②

为梅清作传的是他的终生挚友施闰章，字尚白，号愚山，与梅清为宣城同乡，顺治六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康熙时举博学鸿词，参与纂修《明史》，官至侍读。施闰章是清初文坛的风云人物，“宣城诗派”之盟主，与诗人宋琬齐名，人称“南施北宋”。为石涛作传的是他的晚年知己李麟，

字西骏，号虬峰山人，兴化人，工诗，与其从叔李沂、从弟李国宋合称“兴化三李”，亦是一时俊彦。

两位文坛才子以老友的身份为梅清与石涛作传，认真卖力自不必说，遣词造句及传情达意之间，或与传主共同推敲斟酌亦属常情，此时所谓“知人论事”和“知无不言”，更多的是论传主所欲论之事，言传主欲说还羞之言，撰写者只要贡献出足以传世的风流文采便是。因此这类由传主生前主动请人撰写的传记，实在是可以当作传主的“夫子自道”来读的。近世的美术史研究者大多有“资料癖”，恨不能将画家生前生后正史野史的所有文字记载一网打尽，这些“学术资料”固然有助于考订画家之生平及艺事，但是对一个艺术家而言，除了他的作品以外，他自己说了些什么，往往比别人说他什么来得重要。施闰章与梅清“溪园接近，数相就视”，一生唱酬不断，梅清《天延阁删后诗》辑成后，争相作序及赠诗者达数十人之多，梅清将施序置于卷首并名曰“总序”，足见其重视；李骥则在《大涤子传》之开篇明确地说石涛“欲以其生平托予传”且“造予而请焉，余感其意，不辞为之传”。因而从带有传主自我定论性质的施、李二人的锦绣文章中所传递出来的信息，无疑比后世那些隔靴搔痒的评论文字更接近梅、石二人的真性情，而这种解读对于他们这样的个性化艺术家而言，或许比旁征博引的“学术”阐释更为必要。

两篇传记文字在一开头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传主的高贵名门之出身，这也是古人作文的常用套路，不过这对梅清与石涛而言的确至关重要。若仅以高贵论，石涛系明宗室后裔，乃“胜国天潢”之贵胄，确实是高贵无比；而若以名门论，宣城梅氏诗书传家，代有人出，确实是“阀阅名家”。但是随着明清易祚，良好的出身给他们带来的既有不同的人生际遇，亦有



梅清 仿古山水图册（之一）

相似的性格情怀。

梅清，字渊公，明天启三年（1623）生于宣城。宣城位于今安徽南部，此地多崇山峻岭、层峦叠嶂，亦不乏穹岩空谷、松楸丘垅，隋唐以来便是江左名城。城北有敬亭山，因李白数度登临且赋诗“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而名扬天下；城南有文脊山，山有瞿硎石，东晋太和年间有高士隐于山中瞿硎石室，遂成当地胜迹。梅清常用瞿山、瞿硎、老瞿、敬亭画逸等号，皆由此而来。

五代时梅氏远祖梅远任宣城掾（“掾”为“属官”之通称），举家自浙江吴兴迁至宣城，世居城南七十里之柏枧山口。梅清《柏枧山口》诗云：“远公昔自吴兴至，历历四朝等百世。移来村落无迁次，宋代衣冠犹未堕。当年屈指尚书询，都官一出称宛陵。中间名士兼名臣，才子风流代主盟。明初首唱《损箴集》，宛溪振武龙泉及，我祖伯仲各鼎立……”^③梅家是宣城望族，确如梅清所言，“历历四朝”以来“名士兼名臣”人才辈出。诗中所称“都官”即北宋仁宗时任“都官员外郎”的梅尧臣，南宋陆

游称其为李、杜而后第一诗家，是有宋一代屈指可数的大诗人。明代梅家以科举入仕并以诗文名世者更是多不胜数，所谓“明初首唱《埤篋集》”是说明早期宣城梅继芳（字陵峰）、梅继英（字吉山）、梅继勋（字峰阳）三兄弟合著《埤篋集》传为一时佳话。“我祖伯仲各鼎立”是说梅清曾祖生守相、守极、守和、守峻四子，均为当时名流：祖父守极为万历丙子举人；守相为万历己丑进士；守和为万历戊戌进士，历官广西按察使；守峻九岁能文，人称“天下奇才”，曾任吏部主事等职。梅清父辈中有十数人著有诗文集传世，同辈及后辈中以诗书画蜚声江左者更不在少数，如与梅清同时的从侄孙辈梅庚（字雪坪），画名诗名均不在梅清之下；梅清从侄辈梅文鼎是清初首屈一指的天文数历学大家。宣城“诸梅竞秀”人才济济，正如清初诗人王士禛所言：“从夸荆地人人玉，不及梅家树树花。”^④

由此看来，施闰章说梅清是“名家子，生长阀阅”绝非虚言，至于





梅清 仿古山水图册（之三）

“姿仪朗秀，有叔宝当年之目”，如今则无法坐实了。清初许多文人和画家的传记里边都有关于传主容貌如何英俊美丽的记载，颇耐人寻味。从有关文字和自画像中亦可以看出石涛也是一个“姿仪朗秀”的翩翩美男子，要不然李麟也不会在《大涤子传》的最后狗尾续貂地讨论石涛“准不隆”与明太祖那“隆准”的形象为何不同的理由，仿佛农民出身的朱氏家族在经历了十几代的锦衣玉食之后，容貌也变得高贵秀美了，不再是当初造反者那种隆准麻脸、垂手下膝的粗糙强悍模样。李麟说石涛“出自靖江王守谦之后”。朱守谦乃朱元璋侄孙，因其父自幼受朱元璋和马氏抚养，故朱氏打下江山后破例封为靖江王，藩邸在桂林。比起那些有“隆准”遗传的直系诸王来地位虽然低一等、封地虽然偏远一些，但毕竟也是封疆拜爵的帝王苗裔，而且正因为远离皇室斗争的漩涡，反得以平安无事地世袭罔替达十一世（中有第十世朱履焘无子，传位其叔，实是十一世十三王）。石涛晚年曾用一印章，印文曰“赞之十世孙阿长”，“赞”即朱守谦之子朱赞仪，石涛作为长子，如果大明不亡，理当继承王位，成为十二世靖江王。

石涛，原名朱若极，乳名阿长，明崇祯十五年（1642）生人，出家后法名元济（亦称原济），字石涛，号苦瓜和尚、瞎尊者、清湘老人、大涤子等。石涛出生之日，正是朱明王朝气数将尽之时，好在桂林地处西南，山高皇帝远，无论是李自成、张献忠率农民义军的拔寨夺城，还是山海关外皇太极、多尔袞领虎狼之师的攻掠挑衅，都还远在“外面的世界”。虽然各种不利的消息不断传来，但这对于尚在襁褓中的小阿长而言毫无关系，需要担心的是他的父亲、第十一世靖江王朱亨嘉。其实面对大厦将倾的时局，作为非直系王且又远在天边的朱亨嘉也只能慨叹鞭长莫及，但是随着清兵入关、崇祯帝自缢煤山，尤其是顺治二年（1645）南明弘光皇帝也为清兵所杀，各地藩王纷纷称帝之后，原本无兵无将只能坐以待毙的朱亨嘉也萌生了非分之想。正是朱亨嘉的念头一转，彻底改变了三岁阿长的命运。李骐《大涤子传》中说：“……南京失守，王亨嘉以唐藩序不当立，



今十有八年矣吾友

石涛 清溪小舟图轴

不受诏。两广总制丁魁楚、檄思恩参将陈邦传，率兵攻破之，执至闽，废为庶人，幽死。”朱亨嘉以朱元璋九世孙唐王朱聿键“序不当立”为由，不仅“不受诏”还自称“监国”，居然也做起了皇帝梦，结果是清兵未至而先被同宗僚属所执并押至福州“幽死”，如此大敌当前而同室操戈，南明半壁江山亦终不保。“是时大涤子生始二岁（恐系三岁之误），为宫中仆臣负出，逃至武昌，剃发为僧。”^⑨可以想像，桂林城破之际，靖江王府上下何等惊恐失措，混乱之中这位忠心耿耿的“仆臣”接受了“托孤”的重任，背负起只知哭闹的小石涛，匆匆逃离了还未来得及给他留下任何记忆的深宫大院。

石涛虽然出生于钟鸣鼎食之家，比起梅清的书香门第来自是高出几头地，但自明朝开国二百七十年以来，朱氏王孙之中并无几个文采风流的墨客骚人，其文化底蕴或曰“文脉”传承则与绵延七百余年之“阅阅”世家的宣城梅氏不可同日而语。假设石涛一直在王府长成并得袭爵位，或许世间不过多了一个庸碌纨绔的小王爷，却少了一个特立独行的老画僧。所谓“文章憎命达”，只是对石涛来说磨难的到来似乎太早了一点，这也是为什么后世的研究者总想把石涛的生年往前推的原因，时至今日某位终生研究“石学”的老学者还坚持认为石涛隐瞒了十岁年纪，这在早年是为了突显石涛的遗民身份，以迎合当时民族革命思潮之需；而另外一些好心的研究者是想让石涛多过几年王孙公子的生活，仿佛不像后来曹雪芹那样亲身体会从“金满箱、笏满床”到“转眼乞丐人皆谤”的巨大反差，就写不出《红楼梦》这样的大手笔，孰不知“韶龀遭险难”^⑩正是石涛成年后性情与才情迥异于人的根由。

石涛在国破家亡之时不是像其他人那样南逃而避清兵，而是从桂林



石涛 溪南八景图册 (之一)

北逃武昌而躲避同胞追杀，追杀石涛的是日后坚守桂林的抗清英雄广西巡抚瞿式耜，派人抓捕他父亲的亦是此人。由此可见，清廷带给石涛的只有国恨而无家仇，并且对一个三岁小孩来说，亡国之痛毕竟无法体会，倒是杀父之仇会随着长大成人而越发难以释怀，因此石涛日后皈依清廷并不像梅清这些成年后才经历亡国的人那样存在心理障碍。同时石涛骨子里对自己金枝玉叶身份的认同感，也是日后他不甘居人下，喜交接权贵，一意谋取进阶的内在动因。另外由于石涛过早离开了王府，对贵为人上的生活并无丝毫记忆，因而也不像同为宗室后裔的八大山人那样养成所谓的“贵族气质”，最终不见容于新朝，只得白眼向人，“非暴力不合作”。石涛出身贵胄却成长于江湖，不经意间便会导致所谓双重人格，在私交好友面前，“胜国天潢”的优越感是他眼高于顶且往往口出狂言的底气，而在达官显贵面前，江湖混迹的底层经历又使得他自惭形秽，于是不免曲意逢迎甚至卑躬屈膝，再加上他天资聪慧，这种矛盾便会益发突显，最终形成了